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

国际音标使用指南

国际语音学会 编著
江荻 译

A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

国际音标使用指南

国际语音学会 编著

江荻 译

燕海雄 左玉琰 田阡子 赵翠阳 协译

潘悟云 审校

A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 国际音标使用指南/国际语音学会编著; 江荻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444-1928-4

I. 国… II. ①国…②江… III. 国际音标—手册 IV. H01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7357号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A guide of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SBN 0 521 65236 7) by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China,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不得出口。

本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

国际音标使用指南

国际语音学会 编著

江 荻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0本

ISBN 978-7-5444-1928-4/H·0087 定价: 2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项目

简 介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简称《手册》)全面介绍了“学会”的“国际语音字母表”(即国际音标表)。国际音标表的目的是为各种语言提供一套普遍认可的音标符号系统。一百多年来,这个字母表一直为语音学家以及其他关注语言的人广泛使用。这本《手册》介绍了语音分析的基础,因此,音标符号包含的原则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手册》还举例说明了构成字母表的每一个音标符号的用法。对于字母表的适用性,《手册》用了 20 多种语言“实例”加以广泛地证明,包括对语音系统的简明分析,附带一段言语文本的音标转写。这些实例涵盖了世界各地的语言。除语音系统之外,《手册》还包括大量其他有用的信息。国际音标表扩充部分可以用来记录(正常)语音系统之外的各种言语声音,例如有副语言功能的语音,病理语言中遇到的语音。《手册》列出了一套完整的、国际一致认可的音标符号计算机编码,不仅包括国际音标的符号,还包括其他传统系统的符号。《手册》还有大量国际语音学会历史的信息,以及它现在的活动。这本《手册》是所有与言语声分析有关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国际语音学会产生以来就倡导语音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学会”的历史可追溯至 1886 年,从那时开始,“学会”最广为人知的工作成果就是国际音标表。这本《手册》由“学会”执行委员会顶级语音学家合作撰写,汇集了世界各地大批学会成员提供的材料(例如语言实例)。

序

任何学科的符号系统都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程度，符号系统的改变，甚至会与学科革命联系在一起。当现代数学的符号系统替代了传统的筹算系统，当五线谱替代了工尺谱，这难道只是简单的符号改变？我们很难设想用传统的筹算可以发展出以公理系统为基础的现代数学，用工尺谱可以谱写出一部交响乐。

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史中音韵学是成就最高的学科，清代的学者通过《诗经》韵脚系联已经归纳出先秦的韵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韵类的语音区别在哪里。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但是段玉裁只能是抱憾终生，清代的音韵学连最基本的记录语音的符号都不具备，怎么可能发展出构拟古代音值的学问来呢？一直到高本汉把记录语音的符号系统带到中国，把 26 个方言的读音排列在一起，才有可能施用历史比较法得到中古汉语的音值构拟。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出来，同时把书中的 lundell 音标改成国际音标，在中国学术界不啻投下了巨石。一时间，音韵学成为一门显学，连非语言学界的学者，如胡适、林语堂、陈寅恪、夏承焘、朱光潜、刘师培、陈独秀等都对此钟爱有加，各取一瓢饮。小小的音标，对学术的推动竟会如此之大。

国际音标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社会原因，人类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语言则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语言学在全社会引起的广泛关注，也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科与个人关心国际音标的使用。其次是语言学的原因，以往的音系

学与语音学各持一端,语言学家们更关心抽象的范畴分类,而不是语音的细节实现,所以美国的语言学家很多人不用国际音标,这是因为英文字母在键盘上输入更方便,用它足以应付这些抽象的范畴。但是,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互相靠拢、合流是当代语言学的一大趋势,因此国际音标在语言学界势必会受到更多的关心。江荻先生翻译的《国际语音学会手册》在这个时候出版,其意义之重大怎么说也不过分。长期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对创制国际音标的基本原则并不是都很了解,对音标的使用会有各种分歧。《方言》2007年第1期公布了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的国际音标(修订至2005年)中文版。江荻先生翻译《手册》,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这些原则对每个音标作中文定名。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音标的中文定名,决不只是一个名称问题,它反映中国语言学界在现代化路程上的发展阶段。有发展就有争论,争论主要涉及对下面两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国际化。

顾名思义,国际音标就是国际通用的音标。国际音标的命名、它们所对应的语音内容、符号的印刷形式、计算机编码,国际语音学会都有统一的规定,我们无需自己搞一套,另标特色。

辅音的发音部位由被动发音器官与主动发音器官两部分形成。被动器官指齿、龈、硬腭、软腭等不动的器官,适宜作定位的依据。主动器官指下唇和舌头等可以移动的器官。因为其可移动性,用作定位有时就不太合适。例如,舌尖可以抵向齿、龈或龈后,如用主动器官命名,三个不同的音都会被说成舌尖音。所以,国际语音学会规定,音标以被动发音器官为基本命名,碰到需要更精确描写的时候,就以主动发音器官加以补充。如[k],主动器官舌体后部抬向被动器官软腭,所以通常叫作软腭音,更精确的描写为舌后-软腭音。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所

用术语就贯彻了这条原则，书中[t]叫作舌尖齿龈音，简称齿音。《方言》1979年第4期公布的国际音标表也还是遵循这条命名原则，但是《方言调查字表》（1981年12月新1版第81页）上的国际音标却用主动器官命名，在国内方言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所以赞成国际语音学会的命名原则，并不只是尊重学会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遵循它的科学原则。科学命名的首要原则是正确，如辅音[k]主动器官应该是舌后，传统的命名却叫作舌根音，舌根是root，与咽部相对，发[k]的时候不可能把舌根提上来与软腭成阻。第二是明确，做到一音一符。因为同一个主动器官可能与多个被动器官成阻，如用主动器官命名，就会出现一符多音现象。前两年，朱晓农、麦耘、黄笑山等人先后发文讨论国际音标的命名原则。国际音标表的2005年中文版正是重申了国际语音学会的音标命名原则，并作了初步的中文定名。

音标除了命名的原则以外，还有形体的规范原则。国际语音学会的意见是：“国际音标的非罗马字符要尽可能地与罗马字符和谐。”在几家研制的音标中 ɿ、ʅ 的字形不一致。《方言》杂志作 ɿ、ʅ，UNICODE 作 ɿ、ʅ，美国暑期语言学院的 SIL 作 ɿ、ʅ。首先，UNICODE 的字形肯定有错。因为与 ɿ、ʅ 对应的圆唇元音 UNICODE 作 ʉ、ʉ，后者有下伸长脚，前者也应同样如此。罗马字母中的弯钩状部分，钩端都作圆珠状，如 f、f、j、y 等，所以国际音标表中 ʂ、ʉ、ʅ 的钩端都仿罗马字作圆珠状。《方言》所用的音标 ʂ、ʉ、ʅ 也都作圆珠状，独 ɿ、ʅ 作尖锥状，与罗马字符不和谐。这两个音标只有 SIL 的字形是正确的。如果考虑到数字化，我们实际上还需要考虑字体的问题。罗马字字体在电脑上以 Times New Roman 字体作为默认字体，SIL 的国际音标设计，就考虑到与 Times New Roman 字体的相一致。

第二,本土化。

国际音标在中国语言学界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大多数的使用者并非都是语音学家,对国际音标的性质并非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中文定名有些随意,即使很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也在所难免。有些错误是必须纠正的,如舌根与舌后是两个部位,决不能把软腭音说成舌根音。我从去年开始才在课堂上严格要求学生纠谬。但我深感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就连我自己也偶尔会说错嘴。克服习惯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必须考虑在纠谬与少付代价之间作出折衷。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不违反科学的命名原则,另一方面要考虑本土化,照顾传统习惯,使中文定名在中国使用者中有尽可能大的接受度。此书的翻译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宝贵的工作。例如:

英语 primary stress 和 secondary stress 此书分别译为“重音”和“次重音”,比起“主重音、次重音”的译法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就像“教授、副教授”,通常不必说成“正教授、副教授”。

“高,次高,中,次低,低”的定名,比起“超高、高、中、低、超低”,更符合中国五度制标调的传统。

“平调”和“非平调”,依麦耘建议定名为“平调”和“仄调”,既符合原意,又符合国情。

如果一个音标涉及几个语音特征,此书原文根据英语的语言习惯安排这些特征的先后次序,但是译作汉语必须照顾到汉语的语言习惯。译者提出以下的原则:

元音:舌位水平维度项+舌位垂直维度项+唇状项。

辅音:被动发音部位+次类发音方法描述(气流类型和/或噪音类型)+发音方法。

例如,[z],英文为 voiced alveolo-palatal fricative,本书则译作

龈腭浊擦音,而不是浊龈腭擦音或浊擦龈腭音。[y],英文为 close front rounded vowel,中文则译作前高圆唇元音。

本书附录表3的国际音标符号中,有“符号名称”栏与“语音描述/状态”栏。其中“语音描述/状态”是以描述的方式为音标命名,相当于林耐的动植物分类和命名,可看作是音标的学名。例如ɸ这个音标,中文(语音描述)定名“声门浊擦音”。所谓“符号名称”则是一种便捷的称谓,ɸ的符号名称 Latin small letter h with hook,可以直译作“带顶钩H”,但是中国语言学界通常把它叫作“弯头h”。这只是为了称谓的方便而已,与科学定义无关,如果要照顾到中国语言学界的传统,译作弯头h更好。符号名称只要不引起混乱,越短,容易上口,越好。w自然可以直译作“倒转小写字母M”,但是我们平时都只说“倒m”,说起来顺口,而且不存在一个形体是大写M倒过来的音标,不会产生混乱。再说国际语音学会从来没有正式认可一套符号名称,也就是说符号名称可以更多地考虑本土化。

科学定义有严格的命名原则,译者按照这些原则结合中国的语言习惯定名。但是符号名称可以自己取,正因为如此,它需要使用者的广泛认可。译者告诉我,目前只有少量符号有中文习惯称谓,且音标描述学名与习惯名称时有混用,书中只能暂按英文名称直译。

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是矛盾的双方,它们是互为表里的。我们通过音标的汉语定名,使它本土化,方能在中国广泛使用,才能促使汉语的语音研究与国际融为一体。国际音标制定至今,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丰富过程。它在中国的本土化,一直与这个过程相伴随。国际音标刚制定的时候,没有东亚语言常见的舌尖元音ɿ、ɿ,高本汉在描写汉语方言时创造了它们。赵元任等在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时候,又增添了几个龈腭音:n、t、ɕ。国际音标表在制定的时候,主要以印欧语言作为参考对象。印欧语言大

多没有龈腭音,所以表中的发音部位列有腭龈音 \jmath 、 ζ ,却没有龈腭音 ϵ 、 z 。《手册》说,“由于这些音较为少见,音类数量不多,国际音标表没有提供相应的发音部位栏目”,因而放在“其他音标”栏备用。至于赵元任等造的龈腭音 η 、 t 、 ϕ 以及高本汉造的 η 、 η ,连备用的资格都没有了。我们很难设想,非洲部分人用到的 \odot 、 $!$,音标表给它们留有位置,而东亚十几亿人在使用的 η 、 t 、 ϕ 、 η 、 η 却没有它们的地位。任何一个研究东亚语言的人都知道,没有龈腭音与舌尖元音的音标,东亚语言的描写将会怎么样。当然,这并非民族歧视,大概与音标制定人的语言视野与学术眼光有关。所以,我们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语音学会所制定的原则,本土化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去丰富、完善它们。

最后我还要附加强调一点,就是国际音标的数字化。当国际音标刚制定的时候,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如果离开计算机,就很难想象会有国际音标的广泛使用。这不只是出于出版、打字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让计算机把它作为语言研究及其应用的重要工具。最初的音标制定者只考虑一音一符,现在更要考虑一音一符一码,而且是一种在各种计算机平台上通用的码,这就是 UNICODE 码。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基于 UNICODE 编码的国际音标计算机字体,有更方便的国际音标输入法,有不断出现的以国际音标作为处理对象的语言数据库与分析软件。拉波夫说,20 世纪录音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引起语言学的一场革命。这两者都会涉及国际音标及其数字化。我衷心祝愿这本手册能在中国语言学革命中发挥作用。

潘悟云

2008 年 1 月

前 言

《国际语音学会手册》包括了国际音标表的简要信息和用法指南,类似于“用户手册”。它替代了原来的《国际语音学会原则》(简称《原则》,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该书自 1949 年以来一直未曾修订,已经显得过时。尽管只替换了旧《原则》的部分内容,这本《手册》仍然称得上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它包括更广泛的内容。

旧《原则》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语音描述的简短指南、语音符号使用的样例、大量由单个语言的语音扼要说明组成的样本,以及把“北风与太阳”翻译成该语言的音标文本。另外,有关学会的相关信息,以及它的简史也印在了《原则》的封皮内页上。

这本内容广泛的新《手册》保留了以上内容。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语音描述导言,符号使用案例;第二部分是用国际音标描述各种语言的“实例”(这些实例摘自 1989 年以来发表在《国际语音学会学报》上的文章);第三部分是包含大量参考资料的附录。

除了体例基本相似,《手册》与旧的《原则》差别很大。它不仅从表面上反映了学会工作成果的变化,即最明显的、公认的国际音标表的变化——本书的讨论跟举例都会根据最新的(1996)语音字母表版本撰写,并且在本质上与《原则》也存在着很明显的区别。《手册》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半个世纪声学分析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很多读者将熟悉并学会处理作为声学符号的言语,也意味

着正确使用像频谱仪那样的声学装置不仅仅是表示言语音段的方法,而且可作为切分出的标音系统与物理言语事件之间相关关系的论题。这本《手册》也包括在计算机上使用国际音标相关的实用信息,例如语音符号的计算机编码。

相对旧著而言,新著的读者身份不必那么整齐划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旧《原则》和新《手册》会有那么大的区别。新《手册》可以作为不同群体的参考书,它的读者可以是对各种语言语音感兴趣的教师和语音学家,也可以是对言语工程师、言语病理学家、理论语音学家或其他人。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国际音标表成为言语描写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应该鼓励扩大读者群体,他们可以是经验丰富的语音学家,也可以是对语音学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但这同时也给《手册》指导章节的撰写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相比旧《原则》,《手册》在表述国际音标表背后的逻辑根据的时候,扩大读者群体可能导致更含混的语气。例如,国际音标表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与“严式切分”的音位观念紧密相连的,而在第一部分第10节,人们又认识到了音系理论中存在可选择性对象(变体)的事实。总之,读者的纵向扩展造成了应该详论还是简述的循环性问题。简单叙述,初学者可能需要查找其他资料,以便了解编制音标表原则的某些观念;详细论述,又会与编辑这本简洁小册子的实际目标冲突。本书要让学生买得起,尽量简明扼要,让非专业性读者也能看懂。

第一部分文本内容较之旧《原则》更为零散。不过,请务必记住,这本书既不试图充作语音学教科书,也不是对国际音标表的评

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好的语音学适用教材,语音学学生可以结合本《手册》阅读一本或多本这样的教材。《手册》的目的不是提供全面的或按部就班的语音学教学,而是提供把握国际音标所需要的简要信息。同样,对国际音标表所赖以建立的假说作全面的评论是必要的,却不宜放在这本面向实用的《手册》这儿。国际音标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种工作用的工具,可以进一步完善,这本《手册》的作用只是目前这个可用工具的指导说明。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本《手册》是合作研制的成果。第一部分的文本主要由 Francis Nolan 负责,语音用法实例说明由 Peter Ladefoged 与 Ian Maddieson 提供。作为《国际语音学会学报》的前后两任编辑,Ian Maddieson 与 Martin Barry 一直负责监督和检查大量并不断增多的实例。Martin Ball 在国际音标表的扩展论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附录 3),Mike MacMahon 撰写了附录 4,即学会的历史。John Esling 负责语音符号计算机编码的附录 2,还负责《手册》出版最后阶段大量的编辑工作,如实例的最终审订等。当然,特别要感谢语言实例的作者们和学会的很多会员,当《手册》部分初稿在学会的学报发表之后,他们反馈了很多的提议和修订建议。

目 录

序

前言

国际音标表

第一部分 国际音标导论	(1)
1 什么是国际音标	(3)
2 语音描写与国际音标	(4)
2.1 跟语言学相关的言语信息	(5)
2.2 音段	(6)
2.3 辅音与元音的区分	(8)
2.4 辅音	(9)
2.5 非肺部气流辅音	(12)
2.6 元音	(13)
2.7 超音段成分	(17)
2.8 附加符	(20)
2.9 其他音标符号	(23)
3 国际音标标音法指南	(24)
3.1 符号的实例说明	(24)
3.2 举例所使用的语言	(35)

4	音位学原理	(37)
5	宽式标音法与严式标音法	(39)
6	用国际音标给语言标音	(42)
7	使用国际音标	(43)
	7.1 音标符号名称	(43)
	7.2 手写稿中使用国际音标	(44)
	7.3 打印稿中使用国际音标	(44)
	7.4 计算机与国际音标	(44)
	7.5 国际音标与盲文	(44)
8	国际音标的其他用途	(45)
9	某些有争议的问题	(46)
	9.1 语音切分	(46)
	9.2 标音与言语声的一致	(48)
	9.3 标准的音:说话人还是听话人?	(50)
10	国际音标与音系学理论	(51)
第二部分 国际音标应用实例		(55)
	美国英语	(59)
	阿姆哈拉语	(64)
	阿拉伯语	(73)
	保加利亚语	(78)
	汉语(香港广东话)	(82)